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南紀事 第二卷

○魯王以海 魯王以海，太祖十世孫。父壽鏞，以崇禎十五年大兵破兗州，死焉。十七年二月，王嗣位，尋京師陷南奔。順治二年乙酉四月，命移江廣，暫駐台州。及鄭遵謙等兵起，議推戴，而入浙五王，惟王最賢，乃選遺元老前兵部尚書張國維，迎王於台。八月至紹興，即監國位。以分守署為行在，臣民稱國王，詔稱令，制稱敕，群臣勸進，王固不許，曰：「芟夷大難，須命世神聖，俟拜孝陵，擇宗賢。」中外翕然，有中興誼辟之望焉。

時浙東盡錢塘江而守，號令所行，不出八郡。乃議列屯，以朱大典鎮上游金華，方國安當七條沙，王之仁當西興，鄭遵謙當小臺，孫嘉績、熊汝霖、錢肅樂當瓜裡。日蓐食，鳴鼓放舟，登岸搏戰，復柁還戍，率以為常。

議分餉，以孫、熊之師謂之義兵，食義餉；方、王謂之正兵，食正餉。正餉田賦所出；義餉勸輸無名之徵，實無餉也。

戶部主事董守諭，請一切正供，歸戶部核兵而後給餉。所謂義餉者，雖有其名，不可為繼。戶部主事邵之詹議：紹興八邑，各有義師，專供本郡。寧波給王之仁，金華歸朱大典，五府歸方國安；方、王不可。計浙東田賦六十餘萬，悉給方、王。義師聽自措餉，正供不及焉。

署官爵，國維、大典、宋之普，俱東閣大學士。國維賜尚方劍，督師江上。汝霖、嘉績、肅樂、右僉都御史，並加督師，然實無權。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，署部事，李自春戶部尚書，王思任禮部尚書，餘煌兵部尚書，張天鬱工部尚書，陳函輝吏部右侍郎。封國安鎮東侯，之仁武寧侯，衢州守將張鵬翼永豐伯，鄭遵謙義興將軍。

議諡號，上皇太子曰悼皇帝；福王曰赧皇帝；潞王曰潞閔王。未幾，起方逢年為東閣大學士，朱之普罷。

是月，國維復富陽。金堡、姚志卓起兵復餘杭。餘杭尋陷，堡渡江來歸。國維命志卓守分水，又復於潛。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，轉戰數日夜，至喬司，士卒略盡，乃還。

王雖謙仁，少威斷。初立之日，張國維首疏參馬士英十大罪。士英懼，不敢入朝。與阮大鍼俱匿方國安營中，陰敗國事，不能執而誅之，以此賞罰盡失，士氣衰沮。而文臣建義者多不知兵；鄭遵謙唯奮優伶，殊無定志；義旅烏合市販；原設營兵衛軍，皆隸方、王。國安及其子元科，尤悍戾，日與朱大典構隙，擁百練之卒，不肯進取杭州。士大夫沿習承平，求官乞蔭，塗巷之內，半腰犀玉，至有以白石充之。時人語曰：「帶何挺挺，白石粼粼。」其子弟方髻鬣，繡衣冠佩，傳呼道上，又為之語曰：「痘兒哥，痘兒哥，橫街騎馬誰敢何！」故巡撫田仰來自淮揚，與遵謙爭餉，嘩於朝，仰將李士璠拔刀斲，遵謙奔殿上，呼：「救我！」太監客鳳儀助仰兵巷鬥，遵謙脫歸小臺，王遣廷臣解之而已。

其秋飢。浙東大水，漂沉民舍，越人衣食於舟。徵調既煩，皆沉舟束手。軍人沿門供億，搜牢勒輸，文武官符票一日數至，姦宄乘時報復，民始離怨。

七月七日，海寧陷，守將俞元良死之。八月，參將姜國臣復入守海守。故總兵汪碩德，集兵雙林，來告，使移札塘棲。

會唐王即位福州，詔至，眾議開讀，熊汝霖持不可，王意不懌，下令返台州，人情惶惑。張國維星馳入郡，上疏福州，言：「逢國大變，凡高皇帝子孫民吏，當共同心力，事成，入關者王，監國退居藩服，禮誼昭然。今遂南拜正朔，事勢遠不相及。唇亡齒寒，悔弗可追。臣老矣，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？」疏出，議始定，閩使廢然返。

然是時，江楚、西蜀、兩粵、滇、黔，皆受唐王詔朔，獨浙東以監國在先，義旗分暨，不宜降屈，天下多不直魯王。後金保入閩復來，上啟力爭，以為：「更始稱尊，劉續止居大司馬之位；湘陰繼統，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。續豈甘以賢讓不肖，崇豈甘以父讓子哉？恐一家之中，有二天子，即外患得以相乘也。殿下以姪事叔，則今上既非湘陰；以賢事聖，則今上並非更始；即上表稱臣，拜疏迎駕，豈遂為屈已乎？兩大相抗，必至於離；兩離相厄，必至於敗。使敵國得乘瑕觀變，坐而收漁人之效，恐文武諸臣，不得辭其責矣。《詩》云：『兄弟鬩於牆，外御其侮。』今當禦侮之時，自啟闔牆之釁，竊為殿下惜之。

殿下誠能息群喙以奉一尊，異日光復二京，只謁寢廟，今上之功，不過漢光武，而殿下之德，乃過於周文王。厚實不虧，而翰名爛焉。即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？」不聽。令旨法司究問，陳函輝密啟請殺堡。堡亡奔衢州。

十月壬辰，方國安及大清兵戰於江，張國維引步兵繼進，追北至草橋門，大風雨，火炮弓矢不得發，乃收兵。大清兵營木城，沿江以拒南師。徽州陷，上江告急。是月，遣使招杭州義旅，陳萬良、姚志卓復餘杭。十一月，王出郡城，臨江勞軍。

晉方國安荊國公，王之仁寧國公。賞倡義者，特封鄭遵謙義興伯，劉穆威北伯，熊汝霖、孫嘉績晉兵部右侍郎，諸營皆受國安節制。十二月，還郡城，頒明年魯元年大統歷，鑄大明通寶。

大清順治三年丙戌，春正月朔，魯王御殿受朝。遣兵部尚書柯夏卿如福州聘，唐王深自抑損，手書報王，言朕無子，王為太姪，和衷協力，共拜孝陵，朕有天下，終致於王，取東浙職官，均列朝籍，轉餉十萬犒師。王意終不□，發敕封鄭芝龍兄弟為公。於是唐王大怒，囚使者裘兆錦、林必達，斬陳謙，浙閩竟成水火。

二月，叛將張國柱劫定海，總兵王鳴謙入掠餘姚，其部曲長邦寧掠慈溪，紹興戒嚴。進國柱勝北將軍，始返定海。總兵陳梧敗於嘉興，航海掠餘姚，知餘姚主事王正中擊斬之。三月朔，鄭遵謙，王之仁退。

大清兵於江中，張國維督諸軍渡江，南軍稍振。會福州詔使陸清源至江，分餉不平，兵嘩，馬士英唆方國安斬之，且出檄數唐王過，國維曰：「禍在此矣！」是月，威宗大祥，王率群臣朝堂，哭臨，軍民縞素。王正中率兵渡海鹽，復激浦城。

五月，方國安叛，劫王南奔，大清兵遂渡江。兵部尚書餘煌、寧國公王之仁、兵部侍郎陳函輝、太僕少卿陳潛夫，皆死之。時南軍久屯江上，無功，氣勢日蹙。而大清貝勒統大軍至，各營西望心碎。是月廿七日，江涸，北人試馬，用大炮擊南營，碎方國安軍灶，國安遽邊擾，曰：「天奪吾食。」夜，拔營趨郡，劫王南走，侍御狼狽。是日，學使者方坐試院較諸生，倉卒擲筆研鼠，軍人騰藉，流路於道。詰旦，江上諸軍聞報，俱潰。孫嘉績、熊汝霖、鄭遵謙、錢肅樂、劉穆各引所部兵入海。

越三日，大清兵始渡江，餘煌開郡城九門，縱軍民出，自正衣冠赴水死，前後死節甚眾。

六月二日，大清兵入紹興，張國維慟哭曰：「壞天下事者，文山疊出也，一死而已。」及收散卒，追扈，及王黃石岩。國安繼所過橋，用馬士英計，將執王以降。會守者病，王得脫，自江門入海，命保定伯毛有倫扈。世子，張妃由定海出，為張國柱所劫去。國維歸，死義烏。國安、士英、及阮大鍼、方逢年，皆詣大清軍降，已，皆斬於延平。

大清攻剋金華、衢州，朱大典、張鵬翼死之。是時黃斌卿在舟山，兵食殷足，石浦守將張名振，奉王往投之，不納。王舟泊外洋。福州既破，永勝伯鄭彩亡入海，以舟師迎王。十月丁酉，發舟山，如廈門。鄭芝龍使彩執王獻貝勒，彩以南夷貌類者服王冠服，居舟中，謂其人曰：「事急則縊死以示之。」

會芝龍去，乃已。朱成功兵起，仍奉隆武年號，大會廈門。王於是改次長垣，以明年為監國魯二年，海上遂有二朔。其冬，桂王即位肇慶，尋奔廣西。

順治四年丁亥，正月，魯王在山盤，以熊汝霖為相、晉鄭

彩建國公、鄭遵謙義興侯、張名振定西侯、楊耿同安伯、鄭聯

定遠伯、周崔芝平北伯、阮進蕩北伯。崔芝復海口鎮東。二月朔，王申，克海澄。明日，攻漳平失利。又明日，大清兵救海澄，南師退入於海。丙子克漳浦，以閩人洪有文為令，五日而陷，有文死之。四月，海口陷，守將林籥舞、趙牧死。周崔芝退保火燒輿，六月，攻漳州。七月，王親征，次長垣。會鄭彩、周瑞、周崔芝、阮進之師攻福州，敗績。鄭西王起兵復建寧。八月，王克

連江。十月，長樂、永福、閩清，皆下，羅原知縣朱丕承、寧德知縣錢楷，皆以城降。

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、林正亨戶部尚書、錢肅樂兵部尚書、沈宸荃工部尚書、餘颺左都御史、劉沂春左副都御史、吳鍾巒通政使、林帽吏科給事中、黃岳吏部郎中。

初，唐王隆武時，大學士劉中藻，以忤鄭氏去。吏部主事林奎解官，募兵得千人，阻於鄭氏，鬱鬱失志，散兵入山，制棺一具，書大明孤臣之柩，以待死。兵部侍郎林汝燾亦隱居。

聞王至，皆起兵。中藻攻福寧，州守將涂登華以城降；奎，汝燾合軍攻福清，奎陣沒，汝燾不屈死。是歲，即桂王永歷始年也。

順治五年戊子，正月，魯王舟次瑯琦。有傳言唐王未死，或云在五指山為僧，議遣使訪迎，又議為思宗發喪。同安伯揚耿及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，大清守道彭遇，使守將出戰，而登陴，立明幟以城降。

大清將金聲桓部將郭天才來歸，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、義興侯鄭遵謙於瑯琦。晉錢肅樂東閣大學士，自王入閩，先後降克得三府、一州、二十七縣，皆不能守。於是給事中林帽，守道湯棻死興化；大學士朱繼祚、知縣都廷諫死莆田；給事中鄭正畿、御史林逢經死永福；御史王恩及死長樂；守將王祁死建寧。王移次沙埕。餘姚人王翊起兵四明，遙奉魯王年號，破上虞，前翰林學士張煌言，聚兵平岡以應之。御史馮京第如日本乞師。冬十月，馬思理卒，以沈宸荃、劉沂春為東閣大學士。

十一月，王舟退壺江，錢肅樂以憂卒。是年，大清將金聲桓、李成棟，以江西廣東來歸，桂王復至肇慶。

順治六年己丑，正月，魯王舟次玉環山，張名振自石浦來朝。三月，王翊徇。奉化退大清兵於河泊。大清兵圍劉中藻於福安，中藻食盡，不得出戰，為文自祭，吞金死。城陷，部將董世尚等數百人，皆死之。閩地盡陷。浙遣臣南來者，多為鄭彩所害，彩亦帥麾下棄去。張名振、阮進迎王還浙次於南田。

秋七月壬戌，至健跳，從者大學士宸荃、劉沂春，禮部尚書吳鍾巒，兵部尚書李向中，兵部侍郎孫延齡，職方郎中朱養時，戶部主事林瑛。每旦，朝於水殿、鍾、巒如立治朝；所至試秀士，入學，率以見王，襴衫巾緜，拜起秩秩，觀者感歎。

鹿頸屯師王朝先來覲，封平西伯。

壬午，大清兵圍健跳，阮進拒卻之。九月，命名振、進、朝先、會師討斬黃斌卿。王移躡舟山，以參將府為行在，建太廟府東。進張肯堂東閣大學士，朱永佑吏部侍郎。遣阮美如日本乞師。是年，李成棟、金聲桓、何騰蛟皆敗。大清盡取湖南、江西。朱成功使陳士京朝肇慶，閩海始用桂王年號。

順治七年庚寅，正月朔，魯王在舟山謁太廟淚下，謂輔臣張肯堂等曰：「昔高帝起布衣建業，先帝憂勤淪陷，閔予小子，播遷無地，不能保浙東數郡，以延廟食，是以痛心。」諸臣皆泣，頓首待罪。二月，王翊來朝，除兵部左侍郎。夏，張煌言來朝，晉兵部尚書，留備侍從。八月，翊復新昌，拔許山。大清兵分道入四明，翊避入海，馮京第遇害。九月，張名振襲殺王朝先，並其兵。是年，鄭彩為朱成功所敗，具表請援。張名振、阮進、周崔芝，擊彩餘眾，破之，彩還走廈門，歸成功。

冬十一月，大清兵陷桂林、廣州，桂王奔南寧。

順治八年辛卯，正月，魯王在舟山。秋，王翊潰於四明。

大清將陳錦合軍攻舟山，定西侯張名振、英義伯阮駿、兵部尚書張煌言，奉王先出奔閩海。蕩北伯阮進迎戰於海門，死之。

裨將金允彥，縋城降，鸞其子傳示四門。

大清試舟海口，南師以三舟突陣，獲樓船戰艦，賊十餘人，縱歸，大清師將退。八月丙寅，天大霧，大清師悉抵螺頭門，守陴者方覺。安洋將軍劉世勛，都督張名揚，以精兵數百義勇數千，背城力戰，殺傷大軍千餘人。九月丙子，城破，宮眷投井死，指揮李向榮、朱起元等，猶率兵民巷戰。大清師相謂曰：「吾兵南下，所不易拔者江陰、涇縣，今舟山而三耳。如兩京易取也。」

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，聞變，毅然曰：「吾從亡之臣，當死行在。渡海入城，別大學士張肯堂，為高座文廟廡下，命僕舉火。肯堂闔室自經。執吏部侍郎朱永祐，令剃髮曰：「吾發可剃，寧俟今日！」斷其肩死。兵部尚書李向中，居艱廬墓，購得衰屨至翔武，就溪流受刃。餘死者通政鄭遵儉，兵科董志寧，郎中朱養時，主事林瑛、江用楫、董玄、朱萬年、李開國、顧珍、顧宗堯、楊鼎臣，中書蘇兆人，工部所正戴仲明，錦衣指揮王朝相，內官監劉朝定，西參謀顧明楫，諸生林世英，暨婦女廝僕，或刎，或投水火，死節之盛，為中士所未有。十一月，王舟泊南日山，夜遭風，失大學士沈宸荃。進次崑頭，朱成功自廈門來謁，稱王上，自稱罪臣。從者泣曰：「成功卑王矣！」王處之泊如，成功故不奉王，送金門千戶所，月節進銀米，致箋移名振屯，崑頭，煌言屯鷺門。

順治九年壬辰，正月，魯王在金門。成功使名振總師北行，逼金堂，望祭舟山死事者，將卒皆哭。進至崇明沙，登金山，大清江南北戒嚴。是年，桂王至安龍，西寧王李定國克桂林。

順治十年癸巳，正月，魯王在金門，始自去監國號。冬，名振復及煌言北行，敗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，殺傷頗眾。其年，鄭彩死於廈門。

順治十一年甲午，正月，王在金門，名振再入鎮江，抵儀真，還逼吳淞關，遣使致啟獻捷。

順治十二年乙未，正月，魯王在金門。有敕使自安龍來，命王監國。冬，成功遣阮駿，陳六御圍舟山，大清將巴臣興舉城降。定西侯張名振薨。是時成功以計力並諸鎮，緩於攻取，有自王意。宗藩皆受屈辱，王不免飢寒，出無輿導，至以名刺投謁。賓舊張煌言、徐孚遠，避形疑，不敢入朝王寄食鄭氏如家人而已。至名振遇毒，王聞，垂淚，幾廢寢膳。

順治十三年丙申，正月，魯王在金門。桂王如滇都。六月，大清兵圍滄洲，成功令平其城，至南門，得湯信公和埋碑，載成毀年月日。八月，舟山復陷，阮駿，陳六御死之。

順治十四年丁酉，三月，魯王在南澳。孫可望反貴州，降大清。

順治十五年戊戌，正月，魯王在南澳。滇都使者道安南，來廈門，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，徐孚遠隨使入覲，不至，自廣東降大清。是年，大清吳三桂入四川，別將入貴州。

順治十六年己亥，春，成功遷魯王於澎湖，桂王出奔緬。

大清盡取雲南地。夏六月，成功北舉，克鎮江，圍南京，張煌言先驅，抵蕪湖、徽、寧、池、太諸郡皆下。秋，大清將梁化鳳襲破海師，煌言亡歸台州。

順治十七年庚子，正月，魯王自澎湖抵金門。先是，成功潰歸，問降者曰：「南京何以不降？」曰：「不聞說起明皇帝，故不降耳。」乃迎魯王歸金門。

順治十八年辛丑，正月，魯王在金門。會大清遷界，島上餉絕，成功取台灣，宗藩從徙家焉。冬，桂王被執。

康熙元年壬寅，延平王朱成功薨。世子錦嗣，稱招討大將軍。部曲攜畔，多出降大清者。張煌言移壁沙埕，三啟致金門，略言：「去冬緬甸內變，致宗室職官，無一得免。惟吉王自縊以殉。而晉王李定國入洞邸，鞏昌王白文選亦遁深山。臣聞變之日，肝腸寸裂，追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，豈意後王禍等徽欵，辱同懷愍。臣以為延平藩王，必當速定大計，以伸大義，而至今寂寂。道路遙傳，又有子弄父兵之事。臣中夜徬徨，恐窮島孤軍難與相守。即今浙閩廣各有招撫二人，解散海上，若不先事豫圖，則報韓之士氣漸衰，思漢之人情將輟。臣惟有致命遂志，以了生平。獨念主上旅艱島嶼，與閩海存亡相倚，萬一變生肘腋，退無所往，有不忍言。臣自顧力微，既不敢輕為迎駕，又不敢輒行趨扈，計惟在閩勸鎮正在危疑，不若急用收羅，以資擁衛。然後速正大號，傳檄省直，刻期出師。雖強弱懸殊，利鈍莫必，而聲靈宣佈，響應可期。興滅繼絕，端在主上詔書一道，惟主上密與寧靖王及諸大臣

謀之！」王覽啟悲慟。

是秋，復遣御史陳修，齎敕至煌言營。

康熙二年癸卯，秋，大清大舉攻金門、廈門，鄭錦戰不利，退守銅山。十一月廿三日，王昺於金門，東葬台灣。張煌言遣官致祭，表文有曰：「穆王駕駿以來歸，已孤此願，望帝化鵬而猶在，莫慰餘思。」海外聞而哀之。十二月，金門、廈門皆破。明年甲辰，煌言亦被執，死杭州。又十年，癸亥，大清兵入台灣，鄭克爽投降，寧靖王術桂死之。魯世子及宗室皆北遷，分屯田河南。

論曰：野錄稱何吾騶被唐王之召，道出南雄，問同知李世輔曰：「君閩人也，閩遂興乎？」曰：「可也！來兵雖勁，皆遼土、燕齊人，及左良玉、劉澤清降卒耳，何遽不相勝乎？」

曰：「然則東晉南宋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東晉自永嘉後，諸國相吞，百年未定。王導、謝安乘其閒暇，賓禮賢士，修安和寬簡之政，卒亦不能駕賀循紀瞻輩，與劉石急雄長，今豈能為東晉之閒暇？南宋有韓、岳諸將，百戰守禦，宗、李、趙、張，彌縫補苴，故金人屈就和議，宋以苟安。今踞躡閩中駕馭不遠，欲為南宋，豈易言哉？」曰：「然則駐虔乎？」曰：「其次也，實亦置之危地而後安。漢高不據關中，終難滅項；太祖不戰鄱陽，豈能驅元？以備亮之才，退保益州，終不能越祁山寸武。

況八閩澤國，無瞿劍之險乎？」曰：「魯藩逼近金衢，將為梗乎？」曰：「是所為中興之藉也。恨岷蜀諸藩，不悉倡義西北耳！兵勢有分合，彼合亦利合，彼分亦利分。今聞全力取山陝，而分兵取江南，我不能分而御之。使諸藩人自為戰，疆自為守，即令為錢鏐，為竇融，亦僅為聖主驅除難耳。漢追楚至固陵，而信越不會，乃從張良計：捐齊與信，捐梁與越，此高祖之大度，所以成帝業也。今舉朝不惟新膽仇讎。而聚謀蝸角兄弟，是倒施也。」後禍敗竟如其言。魯王才望遠遜唐王，而孤軍扼守錢江，南蔽閩廣，亦訖一載。其後桂王聲教不及，東南賴窮島揚帆，猶係江南義士之氣，故特進而記之。